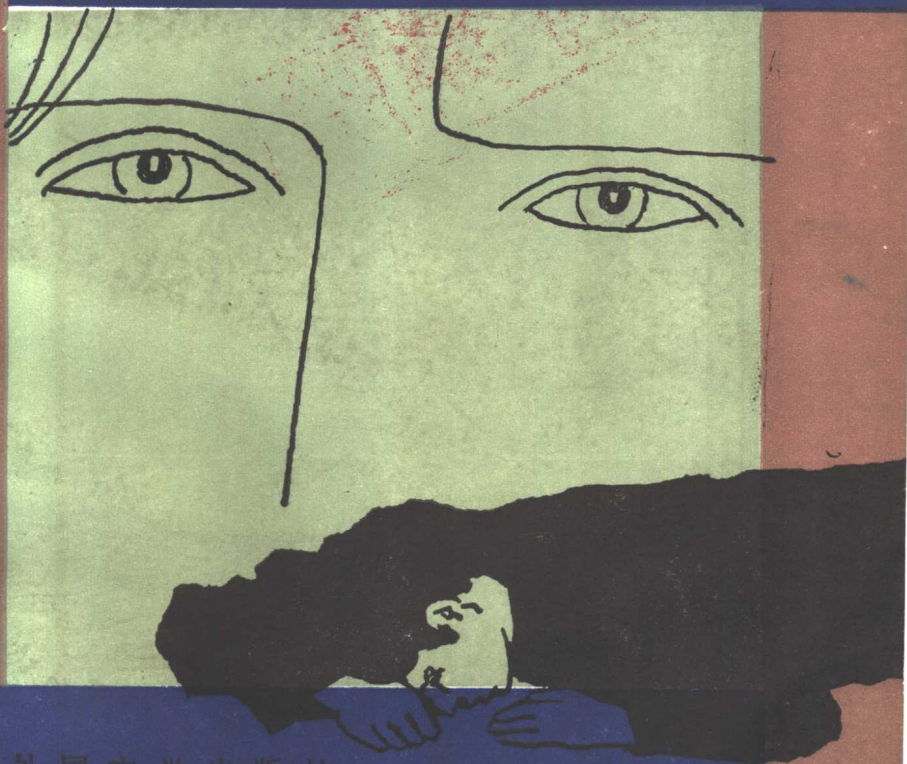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文学

强盗

〔苏〕别祖格洛夫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强 盗

〔苏〕别祖格洛夫 著

吴 为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АНАТОЛИЙ БЕЗУГЛОВ
ХИЩНИКИ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5

强 盗

Qiangdao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5}{8}$ 插页 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80

ISBN 7-5016-0067-8/I·68

定价 5.25 元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达古罗娃(本姓:卡夫塔拉泽),奥莉加·阿尔契洛夫娜——州检察院
高级侦查员

达古罗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地质工作者,勘察队长,奥
莉加之夫

奥布列坚诺娃,玛丽娅·阿基莫夫娜——功勋侦查员,奥莉加的导师
布达林,维切斯拉夫·鲍里索维奇——州检察长

维肖雷赫,阿尔捷姆·科尔涅耶维奇——刑事律师,犯罪侦查学家和
武器鉴定专家

卡巴什金,伊万·伊万诺维奇——法医

加伊,费多尔·卢基奇——雪松禁猎区经理

列兹维赫,阿尔谢尼·尼古拉耶维奇——雪松禁猎区地段民警大尉
奥谢特罗夫,尼尔·莫凯耶维奇——护林员

阿夫多宁,埃德加·叶甫盖尼耶维奇——莫斯科生物学副博士

玛琳娜(外号:小黄雀)——加伊之女,尼尔的女友

奥林皮阿达·叶戈罗夫娜——列兹维赫之妻

索克拉托夫,尤里·瓦西利耶维奇——科研工作者,鸟类学家

梅仁采夫,阿列克谢·瓦尔福洛梅耶维奇——生物学教授,雪松禁猎
区副经理

库德里亚绍夫,瓦连京·彼得罗维奇——第一巡逻区护林员

格鲁兹杰夫,伊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州卫生局局长

拉里莎·普里霍季科——医生，格鲁兹杰夫的情妇

万尼亚(伊万)·日加伊洛夫，绰号：“**巴黎的让**”——贝阿大铁路建筑工人

赖蒙德·斯库耶涅克——贝阿大铁路建筑工人

阿纳斯塔西娅·罗吉奥洛夫娜——维塔利的岳母(前妻之母)

安托什卡——维塔利(与前妻所生)的儿子

诺沃日洛夫，阿尔卡季·斯捷潘诺维奇——区检察长兼犯罪侦查学家

真凯依·阿尔希波维奇·奥谢特罗夫——尼尔已故的父亲

罗季翁·乌拉洛夫——电影演员

真兹戈瓦娅——精神病科医生

阿杰林娜·库丘莫娃——有特异功能的单身女人，加伊的情妇

皮亚谢茨基(绰号：“**弗列伊塔**”)，根纳吉·瓦西里耶维奇——沦为“比契”的钢琴家，精神病患者

弗拉德连·皮亚谢茨基——小提琴演奏家，“弗列伊塔”之子

阿夫多宁娜，阿拉·彼得罗夫娜——理发师，阿夫多宁之母

阿夫多宁，叶甫盖尼·潘捷列耶维奇——工程师，埃德加·阿夫多宁之父

谢尔盖耶夫——上尉，区刑侦处处长

萨仁涅夫，列昂尼德·帕夫洛维奇——俄罗斯联邦狩猎业及禁猎区管理总局处长

克利缅季·鲍里索维奇——国立电影学院教授

阿尔卡季·赖金——国立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

伊尔格诺夫——少校，区内务处处长

餐桌在五点前就摆好了。从厨房里飘出的诱人的香味充满了整个房间：烤箱里已经烤熟的火鸡，浓香扑鼻的恰霍赫比利，还有葱丝、蒜泥、蕻草果、花椒末等各种调味品混合在一起的异香。

“近卫军队员们”五点就应该到——维塔利总是这样称呼他们地质勘探组的小伙子们，他率领他们工作已经不止一年了。

但是，“近卫军队员们”五点没到，六点也没到。

昨天还姓卡夫塔拉泽，今天已经改姓达古罗娃的奥莉加，试图安慰丈夫（他们俩是昨天，星期六，才登记的）几句，但维塔利总是坐立不安。他皮肤晒得红里透黑，蓄着大胡子，穿着白得耀眼的衬衫和一身浅灰色西装，那模样很象奥莉加有一次在电视里看到的一位意大利电影导演。

如果直升飞机一早就飞往基地，现在还没回来，维塔利心想，那就意味着是出事了，就是说，勘探组出问题了。

婚礼，除地质队员们外，只邀请了玛丽娅一个人，奥莉加三年前就是在那里开始当见习侦查员的。玛丽娅带来了一只火鸡，还有礼品：给新娘一件羊绒短上衣，新郎是一件套头衫。这几件东西都是玛丽娅用羊绒线亲手织的。

这女人生有一副俄罗斯女人的丰满的面庞，身穿一件花哨的黄色膨体纱连衣裙，很难想象她身着司法部门下级官员制服的模样。然而，玛丽娅却是他们州最北部一个区检察院的高级侦查员。

七点钟的时候，维塔利才突然想起来可以打电话问问航空队。那边告诉，派去接地质队员的直升飞机出了一点破损事故。驾驶员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修复工作很快就结束。

达古罗夫一家这才都松了一口气。维塔利打开电视，好让时间消磨得快一点。

客人十一点来钟才到。他们一个个留着大胡子，晒得黝黑，身穿高领绒线衫、浸胶风雨衣和高筒靴子，带着一身的原始森林和野炊的气息。他们送给新郎新娘一大束野花，在门口就先弹着吉他唱了一首祝福歌。

伙伴们走进自己首长两居室住宅的大房间，一看到摆好的餐桌，老远就不约而同地“哎哟”一声，接着就闹闹嚷嚷地在各个凳子上坐下来。

新郎新娘坐在上座荣誉席上，男右，女左。玛丽娅安排坐在奥莉加旁边，作为女主婚人。

“还好，奥莉加，一切都正常，”她握了握奥莉加的手说，仿佛是想消除她一整天来的紧张心情。“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咱们好好喝几杯，唱唱歌，跳跳舞。”

大家伸手去拿蒙了一层水汽的香槟酒瓶。一排银色封口的香槟酒瓶严整地排在餐桌中央。

一个个瓶塞儿飞向天花板，冒着泡沫的酒浆带着咝咝的响声斟满一盏盏酒杯。在大家斟酒的工夫，奥莉加感觉到有两双眼睛在聚精会神地盯着自己：一是维塔利七岁的儿子安托什卡的，目光中闪烁着好奇和难以掩饰的喜悦神情。得到允许跟大人们一起稍坐一会儿的安托什卡向奥莉加使了个眼色。她愉快地向他微微一笑。

另一副目光是安托什卡的外祖母阿纳斯塔西娅的。这是一副深含忧愁的眼神，奥莉加觉得这双眼睛是在警觉地、甚至是带有敌意地看着她。不过，这也许只是她的感觉……

“亲爱的朋友们！”在一片喧哗声中，听到有人讲了一句，屋里顿时安静下来。站起来讲话的是一位留着大胡子，看上去年龄稍大的客人。尽管维塔利对每位来宾都郑重其事地一一作了介绍，奥莉加依然记不住谁是谁。

“根纳茨瓦列！”小伙子又讲了一句，显然是想讲几句让年轻的女主人高兴一点的话。“请允许我提议为亲爱的奥莉加和维塔利……”

“乌拉！”一个矮壮的、浅色头发的小伙子等不及地大喊了一声。但，接着别人就冲他嘘了一声：祝酒词还没讲完呢。

“但愿在命运为他们确定的路线上有更多真正的新发现，所以我提议……”

就在这时，突然一阵声音很响、很威严、迫使人不得不立即去接的电话铃声。电话机就在维塔利身后的床头柜上。

他抓起话筒，但实际上仅仅一秒钟，只说了一句：“请等一下”，就立即把话筒递给了妻子。

“晚上好，”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低沉的话音。

“您好，布达林同志，”奥莉加已经听出是州检察院侦查处长布达林。“您打电话来，我真高兴……”

“高兴？”布达林惊异地问了一句，接着就不吱声了。

奥莉加下意识地喝一杯酒递给玛丽娅，用手捂住话筒，免得谈话声惊扰了酒宴。开始，奥莉加还以为布达林打电话是祝贺她的新婚之喜，但她想起来，州检察院没有人知道这事。至少，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刚来这里工作不久。没有朋友，又不愿单请领导——那样人家会认为是拍马屁……

“好，既然高兴，”布达林接着说，“就说明战斗意识不错。”这下清楚了：电话是公事。

客人们不由得安静下来，这头一杯酒到底也没干。

“总的来说，还好，”奥莉加答道。

她差一点没脱口说出她正在举行婚礼，如果她真的对布达林说了，他也许表示一下祝贺，就把电话挂了。

“只好您去了，奥莉加，乘飞机去沙马云区。雪松林禁猎区，知道吗？”

“知道，”奥莉加一边回想这个禁猎区在什么地方。离此地至少有四百公里。

“是一起杀人案，”布达林对着话筒说。从他的话音里奥莉加听得出他有些忧虑。“派不出人去了。”

她正想要问，这个案子为什么由州检察院管，区检察院为什么不管，布达林就把这个问题讲明了。

“您要知道，被害者是莫斯科的一位学者……上边有指示：侦查工作由我们负责。”

“什么时候……？”奥莉加故意没说出“出发”这个词儿，怕让来宾们听到。

“起飞？我们正在同机场、同直升飞机驾驶员联系，……您有一个小时收拾东西的时间。我派车去接您。”

“好吧，”奥莉加说。

“案子，我想，并不复杂，”布达林表示鼓励地说，“但工作要细致，认真。有一星期到十来天的时间足可以了。这是一起情杀案。他不否认这一事实……”

“他，”奥莉加明白了，罪犯是男的，而且已承认了杀人的事实。这就比较容易了。奥莉加放下了听筒……

客人们重又活跃起来，起立，举杯，继续听着把被打断了的祝酒词讲完，奥莉加也抓紧时间解决一个难题：这杯酒干不干呢？不干吧——就会扫大家的兴，煞了喜宴的风景；干了，随后就奔赴发案现场，那就更糟——不光煞婚礼的风景，会给整个今后的生活罩上忧郁的阴影。

新娘感到心慌意乱，玛丽娅趁其他人不注意，扯了下她的连衣裙，冲她温和地笑了笑，悄声对她说：

“喝吧，别怕……”

奥莉加端起倒了点果子水装样子的大高脚杯，先沾了沾嘴唇……随之一饮而尽。当然，这是“甜梨汁”。奥莉加很

感激地看了看玛丽娅。看样子，玛丽娅当时就猜出，侦查处长深更半夜来电话，肯定会有什么事……

羹匙刀叉丁当作响——客人们都七手八脚地扑到了菜肴上。

“跟你说点事，”奥莉加悄悄对丈夫说。

维塔利、奥莉加和玛丽娅，三个人一起来到了厨房。

“你可别生气呀，维塔利，”奥莉加两手抱着丈夫的肩膀说。“这么不凑巧，我得乘飞机赶到沙马云区去。很急，现在就得走。”

他一下急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从婚礼宴上把人拉走。……

“要派谁，是该早一点考虑，”玛丽娅微笑着说。

“原谅我，奥莉加，”维塔利把妻子搂在怀里。“我还不是——一样……”

“瞧你们俩，”玛丽娅看到维塔利理解了妻子的处境，满心高兴。“半斤八两——一路货。”

奥莉加坐上派来接她的汽车后，才犹豫起来：这么大的事，她为什么就不告诉布达林呢？就凭传统，也还有权享受三天的婚假呢。凭传统……那么，要凭良心呢？奥莉加回想：也实在没有人往沙马云派了。眼下，处里正是人手最紧张的时候。有一位男侦查员刚刚退休了。另一位女侦查员在休产假。还有一位男的也在休假。几位当班的，手头的急案和特急案多得忙都忙不过来。

去机场途中，奥莉加顺便去检察院把工作包带上，里边

有相机、卷尺、放大镜和一些别的用品，这都是侦查员勘察现场时随时用得着的。

机场警卫室里有两个人已经在等着她了，他们是法典上称作“在取证的发现、固定和排除等方面负有协助侦查员行动之使命”的专家：法医鉴定师卡巴什金和武器鉴定师、犯罪侦查学家维肖雷赫。

很快飞行员就过来说，飞机准备好了，可以起飞了。

十分钟过后，他们已经坐在直升飞机上，再过五分钟，他们就飞在原始森林上空了。

“多少年来都在盼这一天，”奥莉加叹了一口气，“可结果是这样……”

她突然清清楚楚地回想起了她最初见到维塔利的情景。列宁格勒，瓦西里岛上那所古老的住宅。父亲的一位熟人、地球物理学家，向她介绍一位身材高大、两鬓刚刚出现银丝的青年男子。

她觉得，维塔利整晚上都很拘束，坐在角落里，主要是听别人说话，自己很少开口。

父亲的朋友们把他们家的那些不同凡响的、充满着妙不可言的魅力的夜晚称作“阿尔契尔家的礼拜五^①”。小奥莉加也喜欢坐在一起听他们交谈、争论，特别喜欢交谈争论中的那些深含大意、激动人心、或由于某种真理突然意外地被揭示而使人茅塞顿开的情节，她为此也经常一直陪着坐

① 基督教习俗——礼拜五聚会。

到天亮。

到他们家去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但每个人都有他各自讨人喜欢的特点。

“阿尔契尔家的礼拜五”遵守着严格的“禁酒法令”。酒性饮料中只喝纯葡萄酒，一般只喝咖啡和不含酒精的鸡尾酒，奶类及果汁饮料。配制这类饮料是小奥莉加的母亲阿波利纳里娅的拿手戏。

酒可以不喝，但话题则可任意选择。争论伟大的俄国画家卡尔·布留洛夫^①晚期作品的下落（画家死于意大利，他的许多画作至今下落不明），夹杂议论使各国天文学家不安的所谓射电脉冲星之谜，也经常围绕当代许多人所关心的心灵学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看来，这个问题还不光是当代人关心。比方说，小奥莉加就为在一次“礼拜五”的交谈中听到的一种说法大吃一惊：堪称心灵学之父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些著名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作者柯南道尔。至少，有些侦查人员是这样认为的。

奥莉加小的时候，让她去睡觉就很难。等长大了，她干脆就正式出席“阿尔契尔家的礼拜五”，而且一参加就参加到底。谁晓得呢，说不定就是这些晚间聚会促使她选择了这一职业的。

有一次，话题转向了俄国杰出的法学活动家、出色的演说家和文学鉴赏家阿纳托利·科恩。就是当初担任过彼得

^① 卡尔·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画家。1823—1835年与从1850年起住在意大利，是盛装肖像画的杰出大师。

堡区级法院主席，主持审理过向首都总督特列波夫开枪的维拉·扎苏利契的诉讼案的那个科恩。扎苏利契被宣判无罪，结果科恩也就在宫廷失宠了。

在那种艰难的时代，居然能有人把法律和法制看得高于一切，高于帝王的恩赐和上流社会的舆论，这一事实本身就根本动摇了这位年轻姑娘的想法。奥莉加简直是一头扎进了科恩本人的论文集和论述在精神和活动上与他有某种程度的近似之处的那些人物的书籍里。从这些书籍中，她知道了革命前的一些著名律师，象普列瓦科^①、斯帕索维奇^②，检察官罗温斯基^③，监狱医师哈兹^④等。奥莉加甚至想把哈兹的“要及时行善”这句普通的话当作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后来就迷恋上了侦探。当时，正赶上要升学的时候，她就毫不犹豫地申请进了大学法律系，她父亲就是这个系民法教研室的教授。

母亲对这一选择很是伤心。阿波利纳里娅寄望于女

① 费多尔·普列瓦科(1840—1908/09)，俄国法学家，律师，曾多次担任重大政治审判案的辩护人。

② 弗拉季米尔·斯帕索维奇(1829—1906)，俄国法学家，国际法、刑法和刑事诉讼专家。

③ 德米特里·罗温斯基(1824—1895)，俄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艺术史学家。

④ 弗多尔·哈兹(1780—1853)，俄国医师。他担任莫斯科监狱主任医师时(1828年起)，使囚犯的待遇得到改善，创办了监狱医院、囚犯子女学校等。

儿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道路。她自己出生在诺夫哥罗德，在那里长大成人，在那里外语学院毕了业，以后就当了一辈子翻译导游。她一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夙愿，就是有朝一日能从事点法语小说翻译。但岁月过去了，她就寄望于奥莉加来实现她这一理想。

奥莉加把证件交给了法律系。但是入学考试没有达到分数线。她不仅没有就此罢休，相反，这成了对她的鞭策。她当了法院秘书，一年过后，她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分数上去了。

父亲迁就了她，现在只希望她好好钻研学问，象她父亲那样。不能说她对上学不感兴趣。作为一名法学家，按照她的看法，必须要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象俗话说，四只马蹄都得钉掌。她甚至还参加了大学生国家史和法学史科研小组。二年级的时候，奥莉加就在这个小组的学术研讨会上头一次作了学术报告——论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年间担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和第一任总检察长的德米特里·库尔斯基。

在大学最后一年级时，奥莉加在一次全校学术会议上又作了发言。这次她论述的是上世纪中期任莫斯科省检察长的德·罗温斯基的活动。罗温斯基是一位道德面貌清廉、高尚的人士，他多方面的、大公无私的劳动对公共社会的利益和自觉意识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在贿赂、营私舞弊成风的时代，罗温斯基不失为一位诚实、忠于法制的检察长。真正称得上是黑暗世界中的一线光明！

在一次对新任侦察员讲话时，罗温斯基说：“你们要做
人，先生们，不要当官！要依法行事，但解释法律要明智，要
以多做好事，多带来好处为目的。只追求一种报答：社会舆
论的好评，社会舆论一向是最能明辨和珍重你的劳动和本
能的。也许，过若干年之后，共同的职责又把我们集合到一
起——上帝保佑，但愿那时你们都能向大家，向每一个人
说：

你们是效忠于事业，而不是效忠于某些人物。

你们是力求实事求是，力求带来好处的。

你们作到了首先做人，先生们，其次才为官……”

奥莉加对罗温斯基了解得越多，她就越发喜欢这个人，
想更广泛地宣传这位卓越法学家和旧时代公民的生平、活
动的愿望也就越强烈，他的这种精神理想就是在今天也没
有失去其迫切意义。奥莉加想：“实际上，恰恰是现在，我们
有了做一个朴实的、使任何人都易于接近的人，做一个正
直、清廉、刚正不阿的人的一切条件的时候，倒不乏当官做
老爷、摆架子、傲视下属的人和在上司面前奴颜婢膝、卑躬
屈节的人，对这些人来说，什么‘良心’，‘公民使命’，充其量
都是漂亮的词藻。”根据国家考试委员会的动议，系学委会
提名推荐奥莉加进研究班深造。但令其他人，首先是自己的
父母惊讶的是，奥莉加却要求派她去当一名侦查员。学校
考虑了她本人的意愿。她接到了去列宁格勒市检察院去
报到的介绍信。

要不是这时出现了个维塔利，她也许就当了他们本市

的侦查员了。

他是来列宁格勒参加地质专业提高班进修的。对我们这个号称“北方威尼斯”的城市一无所知。这是她在“阿尔契尔家的礼拜五”的头天晚上听他亲口说的。

她对他是不是一见钟情呢？恐怕不能这么说。但是，从远东来的这位地质学家总还是引起了她的某种兴趣。她主动请他去游市容。

当时正值“晚霞赶早霞，夜隔半小时”的白夜时节。啊，白夜，多么美好的夜晚！它简直令人迷恋，令人头昏目眩！

奥莉加刚刚跟已经被父母看成了女婿的小伙子盖尔曼断绝关系。奥莉加也喜欢过他。那是个运动员型的男子，机灵，善交。是未来的造船专家。当然，眼下还在低年级学习。他父亲是一个大生产综合体的副经理，但这对奥莉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儿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奥莉加听他自己说，他在搞技术方面的翻译，假期里，他还在一个山区滑雪基地当过教练。还自费建了合作住宅。

可一次偶然的机，奥莉加知道了他是怎么赚钱的。

他的同级同学都参加大学生建筑小队去非黑土地带支援建设，他却在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找了个工作……。这里收入倒是不少。赚钱的方法也很简单：尽管空地方有的是，他依然把“已满”的牌子往外一挂。新到的旅客们的东西往哪里放呢？为了存放下自己的箱子和网兜，他们宁肯拿一张三卢布、甚至五卢布的钞票去行贿。这样，一天下来就能捞到一百卢布的不义之财……